

以宽广视角展示时代壮阔画卷

——评长篇电视剧《东方》

□汪守德

反映重大革命题材的电视剧似乎是观众始终热情关注的焦点。按革命历史的题材板块进行完整立体的梳理与再现,使人们对曾经的、但可能是知之不详的重大事件获得更为全面的了解,这似乎已形成某种特定的欣赏需求和审美模式。而由刘星编剧、唐国强总导演,中共杭州市委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摄制的长篇电视剧《东方》,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拓展,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宏大的气魄和更凝练的笔墨,集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7年间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经过精心而卓越的艺术创造,熔铸成这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品格的史诗性辉煌巨制,给人以新的思想冲击和美感体验。

剧作者无疑在作品中倾注了巨大的政治与艺术激情,其所关注、锁定和表现的是新中国建立过程中,主要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主要方面复杂而曲折的斗争。为观众所熟知的那一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异常惨烈却似摧枯拉朽般的解放大西南、海南岛、东南沿海岛屿,充满传奇色彩却也惊心动魄的进军西藏、新疆和剿灭残匪等战斗,轰轰烈烈而又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喋血之战,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三反五反”、制定宪法等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建设与斗争,毛泽东两次访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等急剧漫卷的国际国内政治风云,都被剧作悉数包容进来,并经过对事件与素材匠心独运的选择、剪裁和拼贴,状绘出那一时期具有巨大历史纵深和广阔社会背景的时代画卷。剧作中有大的内容是在同类电视剧中至今尚未涉及的,但更多则是别具只眼的重温

和审视,这些都在剧作者大手笔的艺术烹调之下,共同会合成全方位、多视点、立体式的艺术呈现,以令人激赏的大气厚重、恢弘壮丽、独具风骨之作,生动再现发生在世界东方划时代的沧桑巨变。观赏这样的剧作,我们或许可以深谙剧作的主旨与寓意,即它可以帮助今天的观众对新中国开创初期的历史进程,获得更为宏观、具体和形象的了解,认识和思考一个曾经苦难深重的东方,是怎样成为一个浴火重生而巍然崛起的东方的。在剧作的具体表现过程中,剧作者显示出珍视历史而又直面历史的严肃态度和非凡勇气,显示出创作上的丰富经验和很强的构剧能力。对这样一部场面宏大、头绪纷繁、人物众多的电视剧,剧作者不仅十分讲究作品的谋篇布局,而且紧紧抓住与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主要脉络和线索,牢牢把握其发展和演进的走向,进行循序渐进而又富有趣味的铺展,并努力使重大事件戏剧化和情节化,从而在刻意营造的陌生化的历史情境中,形成剧作的强大艺术张力和吸引力。剧作纵横捭阖、条分缕析地叙述与呈现,既达到真实、准确、完整的再现和还原历史的目的,更对历史进行的深刻反思,使《东方》显示出某种政论与思辨的风格,在给观众以强烈感染

的同时,引领人们穿透可能早已谈论百回千次的历史旧闻,刷新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想象和认知。剧作以其深邃的思索和形象的魅力告诉我们,“东方”这一名词,不仅仅具有地理方位上的意义,而更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所开启的一种新的时代和新精神象征。

由于《东方》是一部以宏观视角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所以高层人物的戏自然比较多,因而极易与常见的同类题材相仿佛,使丰富的革命历史题材几乎变成领袖之间的对手戏。该剧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艺术表现上的三个结合问题,即注意高层人物和底层人物的结合,既表现反映领袖人物的谋略与运筹,也表现普通官兵的牺牲与奉献;重大事件与平常生活的结合,既浓墨重彩勾勒决定历史进程的主体性大事,也反映剧中人物的儿女情长;人物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的结合,既描写各类人物参与历史的行动,也揭示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理与情感。这些方面的结合在剧作中似乎是收放自如、水到渠成、不露痕迹的。这不仅反映出创作者对重大题材的驾驭调遣能力,也显示出对相关题材年深日久的丰厚积累,从而在提炼和运用创作素材时,给人以俯拾即

是的生活充沛感。其显明的艺术效果是,在揭示历史的真实性及其深刻本质的基础上,还历史以更为生动的血肉和灵魂。《东方》的成功还表明,要使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并且拓出一片艺术的新天地,创造出不同于他人的精品佳作,创作者拥有拒绝蹈常袭故、敢于独辟蹊径的艺术追求、胆识和本领是至关重要的。该剧尤为引人注目是对各类人物形象的生动而富于性格深度的塑造,以及透过这些人物所表达的鲜明历史内蕴。对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人物,剧作着力表现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所具有的雄才大略及其个性魅力,同时又在亲切平易之中凸显其伟大非凡的品格。剧作对朱德形象的塑造也是可圈可点,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这个人物不再是陪衬和摆设,而是着墨更多、戏份更重,显示出人物在做出重大决策时的智慧、果敢和坚定,因而更为真实饱满,更符合历史事实,更有形象光彩。王震的形象丰满而有质感,把这位刚烈如火而又心藏大爱的战将的脾气秉性和过人才能,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剧作就是以富有感召力的艺术形象 and 大量情节与细节的展示,富有说服力地表明豪情勃发、叱咤风云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以无比宽广胸怀、团结

和带领各党派、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意气风发地建立和建设如朝阳般升起的新中国。而剧作以很多篇幅表现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在那样一种历史时刻所作出的果断政治选择,无论是虽处敌对阵营但却向往革命和进步的张治中、程潜等老臣旧将,还是齐白石、艾青、荣毅仁等学界商界名流,无论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心殷殷的海外赤子,还是格达活佛、赛福鼎·艾则孜等少数民族领袖,都义无反顾地齐集在新中国的旗帜下,汇成百川归海般的时代洪流,无不反映出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一撼人心魄的历史总趋势。

这与蒋介石所代表的没落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旧政权的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自有其深刻而内在的逻辑。该剧作对蒋介石形象的刻画并非是简单化的,而是努力深入其性格内部,勾画出属于人物特有的复杂内心世界,使人既看到一个枭雄的老辣与坚韧,又看到其层内的挣扎和抵抗。其他如古正文、孙立人等人物的塑造,也都具备形象的质感与硬度,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斯大林、杜鲁门等相关历史人物的出场,均被赋予较为丰满的血肉和个性,不只意味着剧作表现空间的拓展,也在更大的维度上衬托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气质和风采。对刘青山、张子善形象的再现也属该剧精彩之笔,剧作以洗练的叙述细腻展现案犯的心理过程,并以凝重的笔墨反映出党中央、毛主席对此案的决断,在今天看来有着很强的警示作用。由引观之,电视剧《东方》在向人们传递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的同时,更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让小说飞翔起来

——近年鲁奖获奖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综评

□朱航满

精神明亮的人

邓一光出身军门,因此他的发轫之作《父亲是个兵》几乎是自己独特的心灵体验,也是他对于父亲命运的真实写照,这种个性视角的审视,使得小说创作无需雕琢,且人物形象鲜活淋漓,读之让人心动。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个身份重叠的创作者,邓一光对于作为主人公的父亲,从起初的隔膜到最终的理解,其实也从更深层次说明了作为后辈对于革命者与革命的内在含义的真正体会。而这篇小说被津津乐道的,却是它的人物塑造。小说中的父亲被刻画得十分饱满,性格也分外鲜明,诸如勇毅、胆识、刚直、淳朴这样的高尚品质之外,也同样存在着出身草莽的英雄所具有的自然本性,诸如独断、鲁莽、鲁性,缺乏文化修养以及情感粗糙等鲜明性格,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上世纪90年代,这种鲜活奇特的革命形象可谓这是这一类人物刻画的滥觞。他对于父亲这一角色并非只是采取一种赞赏式的眼光,而是以审慎甚至是怀疑的眼光去逐步予以推进的,甚至一开篇,父亲便是一个在仕途上失败从而脱下了军装的老革命将领。

但当读完整篇小说,邓一光笔下的父亲便逐渐清晰起来,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随机与偶然,以及他在战斗中的勇敢和顽强,都符合一个出身草莽者的天然本性;而他因曾被上级惩罚,有过打黑铁的念头,甚至也有过在战场上遭遇滑铁卢的经历,都是符合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而不折损他的英雄品格,反而更增添了一层真实的人性魅力;还有他退休后的人生,难以摆脱世俗生活与革命理想之间的挣扎与较量,不但没有使其格格不入的行为变得令人发笑,反而是如堂·吉珂德般的可爱与令人深感敬佩。作为人的尊严,在邓一光的这篇小說中被反复予以强调,从争取尊严到维护尊严,也正是体现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品质所在,他的自省与独立,让人顿生敬佩,我甚至以为这是整篇小说最动人最为华彩的细节所在。

与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一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军事题材小说,还有作家阿成的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生长在东北的阿成,对于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充满了眷恋,而这片流转过太多人间传说的土地,也成为他写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因此《赵一曼女士》不但写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而且充满了一种对于革命前辈无限敬仰的满腔激情。小说选取了赵一曼就义前的一段故事,与赵一曼如何被捕,如何感化狱中警卫,又如何影响她在保外就医时的女护士,如何逃脱,又如何再被捕,最终被残忍杀害的经历。阿成的笔触细腻,他刻画的赵一曼不但勇毅、峻峭和坚定,而且还非常的智慧、成熟,她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感情丰富,又有着东方女性特有的人格魅力,读后令人更增惋惜与悲怆之情。诸如阿成在小说中的一段似乎并不重要的细节,却很能折射出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细腻——躺在病房里的赵一曼,清晰地听到了从教堂中传来的钟声。

似乎是一种巧合,这两篇小说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都属于革命历史传奇的叙事范畴,但他们却处于两个不同的英雄行列:一个出身于草莽,没有文化和缺乏修养,即使在世俗的失败之中,仍保持了他作为人的尊严与独立;另一个曾熏染于有教养的良好环境之中,但却勇敢地走向本不属于她的人生绝境之中,而她由此散发的人性优雅与精神魅力,令所有人动容。他们相同的地方,是都有着一种对于革命无比坚定的信仰,即使存在种种的人性缺憾,但难以掩盖他们所具备的光辉,他们都是精神明亮的人。因此,在我看来,《父亲是个兵》《赵一曼女士》在小说的叙述中虽然中规中矩,并无太多炫目的技巧,甚至尚有取材于人生经验与历史文献的痕迹,但因为它们为我们艺术呈现了人性的高度,而其中所塑造的人物又如此的诗意和

高贵。所以,他们的创作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文学追求也是我们当下的小说创作所极为需要的。

隐秘不察的世界

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取材于一次采风,因此,这部中篇小说乃是他的感怀之作。小说以一种封闭式创作手法记录了三个士兵在偏远哨所这种独特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诸如他们互为好友,也互为亲人的奇特关系,以及小说中所描述的三个人从类似于儿童“过家家”的身份假说游戏中来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但读来并无荒诞感,反而更增一种深刻的同情与尊敬。因此,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便在于它似乎在客观上描述了军人在艰苦环境之中的困境与挣扎,但实际上它以大胆的笔触接近了士兵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内心之中真实的柔软处。

与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同样风格的是同为武警作家的温亚军的短篇小说《驮水的日子》,这篇小说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两篇小说均是描述士兵的真实生活状态,同样,《驮水的日子》取材也明显来自采风或新闻故事,也是将小说设置在了一个极困难和偏僻的环境之中,更巧合的是,《吹满风的山谷》以三个士兵的故事来表达士兵内心世界的丰富,而《驮水的日子》虽别出心裁,讲了一个新兵与一头连队用来驮水的驴子之间的故事,但表达士兵内心世界的温柔与善良,以及他们心灵深处并未明晰的精神孤独,却是一致的。小说《驮水的日子》中的新兵与一个动物之间的关系,被描述得分外动人,他们从最初的难以配合,到最后的心灵默契以及最终的分离,犹如一曲浪漫忧伤的小夜曲。

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和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都是带有一种现实主义流派的短篇小说家,他们将小说的笔触关注于日常和平凡普通的士兵,但却从中发现了最为光辉的东西。这两篇小说笔法轻盈,带有一种感怀的抒情气息,读来也轻松舒暢。不足便是小说的气象显得狭小,不够开阔。同样,这两篇小说在叙事中也过于平实。不过,因为关注底层,关注那些没有话语权和表达权的群体的心灵世界,应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在军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则是对于那些更为广大的士兵群体的关注,他们属于底层,也是相对缺乏话语表达的群体。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长期以来的大量军事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以基层士兵为题材和内容的小说创作,成功的范例实际上是稀少的,因此,这两篇小说的连续获奖,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理解为这是向军旅作家发出了一种信号,这就是对于那些更为广大和平凡的人群,他们的心灵世界值得关注,而且同样是丰富多彩和令人感怀的。

衣向东和温亚军的小说之所以取胜,还有令人颇感新鲜与惊奇的因素,诸如两部小说中所描述的偏僻环境、独特群体以及由此造成的别致的情感关系,一起营造了一个颇为隐秘奇特又惹人怜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书写也满足了现代大众阅读的一种客观需求。另外,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优势,还在于它具备一种特殊资源,君不见有书写谍战的小说问世,便轰动一时;又有书写有关反恐特种部队的小小说问世,便争相阅读;还有诸如演习、远航、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等题材的小说,也颇受欢迎,这些书写都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这是军旅题材创作者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地方。

飞翔起来的叙事

李浩曾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短篇小说《将军的部队》几乎是屈指可数的军事题材小说。这篇小说叙事内容十分新颖,如果仅看小说的题目,还以为是为讲述一位具有革命传奇色彩的英雄将领的故事,但这篇小说却十分的诡异。在作家的笔下,将军的部队不是实实在在的千军万马,而是一个又一个被他所收藏的木牌子。每到天气晴朗,将军

便会让勤务员将这些木牌子一一摆放在院中,将军也回到了辉煌的英雄时代,开始了与部下的对话,仿佛神秘的咒语一般。

与小说叙事内容的梦幻气质一样的,乃是这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同样令人耳目一新。显然,李浩受到了诸多西方小说作家的叙事影响,明显吸收了博尔赫斯、杜拉斯等小说大师的技艺,使得他的这部小说具有一种凌空飞翔的气质。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故事,如果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技巧,不但了无生趣,而且还似乎很难支撑为一部短篇小说。但李浩在小说中采取了勤务员的视角,并且以勤务员的老年回忆来折返到将军的回忆之中,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双重递进,并且作家还在不断地有意来打乱这种叙事模式,来强调叙事者的地位与状态,从而营造了一种苍凉的历史感受,也拉近了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心灵距离,使得小说在主题上拥有了承载以及抵达深处的可能。

实际上,读过李浩的其他小说不难发现,《将军的部队》并非他最好的作品,但这篇小说所表达的主题因为这种具有梦幻和飞翔气质的叙事,使得它在同类小说中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在我看来,李浩是一个观念性很强的作家,他的小说写作对于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境地有很深入的探索。他的这次意外的小试牛刀,似乎给军旅题材创作者一个提示,那便是在传统的既有写作中,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寻找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的可能,也寻找一种新的小说存在的可能。对于军旅小说写作来说,因为其本身所具备宣教与意识形态色彩,传统的叙事模式局限性非常之大,如何将好的小说素材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手法表达出来,不违背作家的创作初衷,这便需要很多的现代乃至先锋意义上的尝试。遗憾的是,至今军旅小说中这样的创作十分罕见,如何让小说飞翔起来,而不是被固有的枷锁束缚,这是当前军旅小说创作的关键之处。

自觉担当的意识

陆颖墨的短篇小说《海军往事》由四个部分组成。有人质疑这篇小说其实是四个小小说的简单组合,而鲁迅文学奖评奖范围不包括小小说,因此这篇小说的获奖是不符合规则的。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仔细来读,不难发现这四篇短篇小说其实是一以贯之的,都是小说的题目所表达的“海军往事”,诸如第一个短篇小说《长波》写的是海军的历史,《彼岸》和《舱门》写的是海军的当下,但前者写海岛与士兵,后者写潜艇与将军,也是各有侧重;而最后一个短篇《远航》则是借助于两代军舰与两代军人的命运,来写海军的未来,正如小说题目所表达的“远航”一样,意味深长。可见,这篇小说虽然表面上有破绽之嫌,但实际上内在是贯通一致的。我看,这正是小说的高妙之处。

《海军往事》的副题“为海军成立60周年作”,这其实也意味着这篇小說无疑是属于带有其实为主的宣传性质质的写作,甚至很可能是一种命题作文,但读完小说后,却几乎没有非文学上的纪念与宣传意味,而是充满了一种娴熟的小说技艺和良好的小说把握能力,实在难得。我以为是这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小说家懂得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局限与优势所在,具有很明晰的创作自觉性。

在我看来,一个清醒的作家是懂得自己笔下题材的处理的,也懂得他所要宣扬的意义所在。《海军往事》借助“往事”,实际上在告诉我们这支部队的历史、今天和未来,在很短小的篇幅之中让我们看到了这支部队的局限、困境与希望,这是需要很清醒的思想力量才可以构建的。由此我想到,进行小说创作往往要跳出小说的范畴,在获得了更大空间和背景的基础上,才不至于让人感到只是对于现实的“盲人摸象”,可以说,真正的小说创作在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其实是“功夫在诗外”的。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因为与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联系,使得它不能简单地只在非常封闭的环境下闭门造车,这便要求军旅作家必须打破自我的狭小视野,具备清醒的创作自觉性,担负起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他所表达的不仅是简单的迎合,也不是曲意的图解,而是独立的判断与思考,是精神的自觉与自省,是良知的高扬与超拔,如此,才能够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它所诞生的文学。

1 我们可以无限感慨地宣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开端,文学的勃兴是其中一个最奇特的标志。一篇篇勇敢的文字像蜂群一样给板结的心灵传授了花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学的解放助推了思想的解放。

谁能够忘记那样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们拿出微薄的津贴,排长队,开“夜车”,就是为了阅读几件新锐的作品。他们觉得值,他们为一个个崭新的理想而慷慨解囊。他们因之而离乡的离乡、求学的求学、下海的下海……不过,广阔的天地、复杂的人生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就是“纸上得来”的总像纸一般的薄脆。生活撕毁了它们,还有他们的文学梦。他们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也掖藏了那个理想主义的自我。

现实一些、再现实一些,是现实主宰了变革的脉脉。新文学自诞生之时起,就赶上中华民族不断在战争的铁砧上锤炼,军事生活每每成为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我们常把军旅生活形容为火热的军营,这火热二字便是经典的文学定义。把一支以小米加步枪创业的准机械化军队,锻造为信息化的大国利器,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走了不足30年。这期间,文学不仅弘扬了强军的精神气,更令人骄傲的是,它直接贡献过变革的理念和方式。这足以让任何军队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甲子之间,辉煌之后,军旅文学在当下所遭遇到的新的发展压力。毋庸讳言,在军旅文学和整个文学市场同步萎缩的同时,更为突出的是它在逐渐丧失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假若文学被未来边缘化,那才是最可怕的。似乎没人探究这是变革的过激过程或结果。说到底,文学就是拿理想去与读者对话。它的高风险在于:读者输了,无非是把一本书扔进废纸篓;作者输了,他的一个梦也就肥皂泡般地破灭了。若是能唤醒那份“理想”,就是文学的胜利。若是不能,那么文学美梦就好比托给了一个中弹的士兵,由他在惊愕的一瞥之间辉煌地死去。在我看来,20世纪的中国完成了两大理想:一次是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而高扬起一个巨大的革命理想;另一次是打消了无数的梦幻而聚积起巨大的革命财富。生命献出得如此壮美,梦幻破碎得如此苍凉。何至于此?文学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阵痛内核,它妥当地实现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了吗?在理想与财富之间它应占据的是什么立场?文学遭遇经济的突袭,而它自己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变革浪潮下极其深刻的人文变局。

2 如果我们在当今世界能够提炼出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普及性和民主意识的普遍增长在大幅度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的同时,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重塑人类在世界上的价值和意愿。并且,变革不仅是一场实践,更衍生为一种文化——斑斓的文化。

瓜分文学之羹的主儿越来越多。先是影视施魔法,把读者变为观众;后是计算机横空出世,人被机器“计算”成网友。现在,连手机也闯入创作与观赏的竞技场了。看看周围的社会、想想焦躁的我们自己,就会发现这样一件惊人的变化:信息革命在方便交往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具体来说,近数十年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忘我”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基本上看不到自己生活行为的景况,自我在群体中的形态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我”感知世界时,自我是被忽略的,人们通过他者反观自我,因而从客观上更依存于周围的人。士兵在战场上只会留神同伴和敌人,他不会去故意印证一句俗语:掏出镜子照照自己。而影视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形象意识,网络的普及又迅速搭建了个人表现的平台。在当今世界,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经历了人头一次看到自己举止时的复杂情绪。战场上的士兵除了顾及同伴和敌人,还知道了有个“第三者”——镜头,或者说串联着的场外观众。他拿不准什么地方的镜头会捎上他,让他的形象传遍全世界,因而即便是在危险的作战中也是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些许角色感,正如我们在战地报道时经常看到的,那些士兵的军事动作里忘不了夹带些扮酷的pose。有了这些变化,才有了那么多的表现欲,那么多的自赏欲,那么多的炒作手段横流于世。以往年轻人羡慕军旅生活的整齐划一,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惟恐缺少区别于旁人的个性;以往大家的衣着喜欢随大溜,绿军装曾风靡大江南北,现在谁碰到“撞衫”就可能把那件衣服“毙毙”;以往人们是在阅读小说的喜悦娱乐过程中勾起自己的思绪,现在人们热衷于写写自己,懒得看别人的长篇大论。它还在更广阔层面颠覆或者修正着传统的责任、友爱、信仰、道义,等等。

这一社会学现象重创了文学,而被冲击得最为严重的当属军旅文学。因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军旅之魂,是和自怜、自恋与自娱性格不搭的。我们看到的是,军旅题材越是另类轻松,越可能红极一时。吸引众人的首先是变形夸大的神秘军营或血腥战争,其次便是军旅人物塑造对市场潮流的迎合,再者,就只有靠影视剧踹红后捎带的施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被

军旅文学变革之我见

□郭继正

替代。我们的社会可能从没有像如今这样需要文学,个人欲望的张扬能使一个社会变得热闹,而此吋,最需要文学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沉稳。

3 我们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机遇。中国军队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不仅赢得了安全与发展的国家权力,更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种全新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源自于我军宗旨,那就是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无疑是中华民族崛起征程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和平时年代,还有什么比当年那样的抗震救灾更惊心动魄、更具军旅文学的突击与决战意义呢?世人目睹了军旅文学在地震废墟之上迅速搭建的感天动地的精神篷帐。它们为受灾的人民遮挡了心灵的风雨。对军人来说,抗震救灾有另外一个名字:战争军事行动。和那些远去的战斗故事相比,我们的装备更精良、行动更迅速、文化水平也高了很多。那么,我们的感情世界是否也更细腻了呢?和部队在灾区的出色表现相比,军旅文学的表现并不那么给力。和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南线战事相比,作家的笔墨也显得苍白无力。

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已经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运用的“媒体嵌入式”战地报道把硝烟弥漫的战场画面导进千家万户。只不过,人们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感觉:那些时兴的资讯传播方式像给东坡射子似的,从一开始的饥肠辘辘到大快朵颐,必然会被喂到腻。人们会发现,当所有的摄像机对准一个场景的时候提供的反而不再是真实,倒更像是跟风赶时髦。观众会厌倦乃至憎恨一种文化模式桎梏了思考的权利,又不得不逐渐于一阵群起的喧哗。这方面是因为影像捕捉的本质就是一个瞬间,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人在镜头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演”的状态,他不再表露出那自由流淌的真人了。真高真是不用表白的,而且直到极致了也就无从表白了。这成了一个表现形式上的悖论。我们褒扬高尚的情怀,其目的却是要通过表白去掩盖无法表白的一切“杂质”。心,总是有选择地开启的。人们会被困惑淹溺,那时肯定有人 would 会想:这世上永远都离不了小说。小说倒像是一个能够搀架起读者的肉身,从容叠放在人心之间的幽灵。于是人们会发现,描绘出的现象是简陋的,最终只有深入去逻辑层面和道德的深度,才能够找到某种心灵的喘息。那只有靠小说而没有任何其他形式所能及了。没有物质的精神不长久,没有精神的物质没分量。文字既然发表,就不再是私活儿。文学必须关民族意志和国家政治。

4 有些人认为军旅文学有更多的条条框框。对英雄主义的祭拜,对战争正义性的激辩,对荣誉与使命的坚守,甚至是对组织纪律和保密守则的试探……这里仿佛有一个个禁区。但正像在海的浅近处航行总会碰到更多的礁石,我们的困惑源自于我们还没走出去、走得足够远。在军旅文学战线的一翼,人们坚决固守着传统军事王国的疆界,浑然忘却了辕门外的润物好雨。其另一翼,人们绑定式地跟进某种成功的套路,或靡兵残酷,或军演诡异,或城下山路、或老战士(士)诉说,一次美丽的飞跃被千帆百舸紧聚,潮把拍撒拍在沙滩上。界定与模式被缩写为“定式”,成也定式,败也定式。

提出这样的断言应该没人反对: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军事变革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从世界大战狂想到局部战争理念,从核武器到非致死武器,从“最大限度使用暴力”到“零伤亡”,从绝对战争到信息革命……在技术手段眼花缭乱的背后,搏杀着的是让人惊讶不已的军事人文与战争文明的沧桑和田。这场军事变革的最大不同,也许就是人文力量走到了潮流前列。妨碍我们振兴军旅文学的不是没事情,不是没人、不是没市场、不是没机遇。我们必须深思考虑顺应军旅内外变革步伐的新的发展方式。军队已不是昨天的军队,士兵已不是昨天的士兵,战争已不是昨天的战争。军旅文学的发展方式肯定也不再是昨天的路数。它必须离社会变革的内涵更近一点、离官兵内心的困惑更近一点、离现代战争的嬗变更近一点。否则,我们只能在人文的金矿上种地、在变革的暗河旁祈雨。

在全球化浪潮下,我军新的使命更像是春天的常青藤,四处洋溢着延伸向纵深的那些琐碎而又不可忽略不见的蓬勃活力。军旅,有其超凡脱俗的文化战斗力;军旅文学,也因之有政治责任而成为新的文化革命中率先突进的一面大旗。放言这场变革的到来并非脑袋发热的空想,我们正创造着举世瞩目的社会进步的奇迹,正经历着事关民族崛起的文明社会的优选与重构,正享受着思想解放所带来的人性的觉醒,正锤炼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价值观。当国家把百姓的幸福度、尊严感作为政府主要指标置于GDP增长之上的时候,沉酣的文学怎会分辨不出远雷的召唤?这可能是惊蛰的文学大会的另一次苏醒。军旅文学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已不是为什么、凭什么、干什么的问题,它已是历史潮流裹挟着的义无反顾的突击者了。